



在对华政策当中，**美国 Z 世代更倾向于与中国采取谨慎合作的态度**，他们认为外交的敌对不利于两国在全球议题上的合作潜力。

的主要原因是人们担心疫苗的副作用和安全度。很多人认为疫苗并不像宣传的那么管用，认为“投放太快”，对政府和疫苗制造商并不信任，拒绝接种疫苗的 Z 世代和 Y 世代的人数约为年长者的两倍，并且有很多人认为“自己感染新冠病毒的几率很小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Z 世代中年龄最大的成员受疫情打击最为严重。皮尤研究中心 2020 年 3 月的一项调查显示，年龄在 18 岁至 23 岁的 Z 世代中，有一半的人表示，疫情暴发导致自己及家人失业或减薪，这一比例明显高于 Y 世代（40%）、X 世代（36%）和婴儿潮一代（25%）。

对政客抱有怀疑态度

统计显示，Z 世代在美国有 6700 多万人，其中达到选举年龄的有 2400 万，占选民总量的 10%。2020 年，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在《“Z 世代”将如何改变外交政策》中指出，美国 Z 世代将承担美国领导力衰退的后果，但也拥有塑造未来的能力。Z 世代从未经历过外部冲突的威胁，使得他们相较于战争和大国博弈各加关注全球的气候变化等议题。他们中有不少人对美国领导力产生的正面效应持有怀疑态度，这与老一辈人的观点相差甚远。

Z 世代在诸多重要外交政策上与美国当前执政者存在很大差异。在对华政策当中，Z 世代更倾向于与中国采取谨慎合作的态度，他们认为外交的敌对不利于两国在全球议题上的合作潜力。而面对中东问题，美国的失败可谓是贯穿 Z 世代的整个成长过程。70% 的 Z 世代认为“中东和阿富汗战争是浪费时间、生命和纳税人的钱，对国内的安全没有丝毫影响”。关于气候变化，Z 世代认为目前的政策忽视了后代的健康和福祉，特别是在之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下，美国此前在气候、环保方面所做的努力全部消失殆尽。

而在皮尤的报告中，美国 Z 世代和 Y 世代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观点相似，尽管年轻人的观点也许更“激进”。例如，Z 世代比前几代人更倾向于通过政府解决问题，而不是企业或个人。Z 世代中有七成人表示，政府应在处理各类问题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；只有 29% 的人表示政府干预太多，应主要由企业和个人处理问题。Z 世代支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比例为 64%，前几代中比例更低（X 世代为 53%，婴儿潮一代为 49%，沉默的一代为 39%）。

在家庭和社会变革方面，美国 Z 世代和 Y 世代的观点比前几代更为激进。大部分 Y 世代和 Z 世代认为，跨种族婚姻对社会而言是有利的。

48% 的美国 Z 世代和 47% 的 Y 世代表示赞同同性婚姻合法化，相比之下，仅有 1/3 的 X 世代和大约 1/4 的婴儿潮一代（27%）持此观点。

在气候变化问题上，Z 世代和 Y 世代的观点大同小异。54% 的 Z 世代和 56% 的 Y 世代年轻人认为，人类活动导致了全球变暖。相比之下，X 世代、婴儿潮一代和沉默的一代中持这一观点的比例均较低，分别为 48%、45% 和 38%。

至于种族关系，Z 世代和 Y 世代都认为，美国黑人的政治、社会和经济待遇不及白人。持此观点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约占 2/3，X 世代和婴儿潮一代约占一半，沉默的一代比例较小。

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国，Z 世代对于全球化和国际合作普遍抱有支持的态度，多数的 Z 世代对全球风云变幻背后的意识形态之争并不感兴趣。在伦敦，18 岁的布朗在接受中国《环球时报》采访时表示，政客们口若悬河的演讲很无趣，他不想加入任何政党，因为他相信社会和市场能够自我调节，人的过多干预有时只能带来负面影响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 Z 世代对时政信息毫不关心，相反，权利意识很强的 Z 世代，面对疫情暴露的种种问题，会直接提出自己的看法。16 岁的英国女孩查路丝卡曾感染新冠病毒，她说：“这次疫情表明，政府也会犯错，我们这代人已经意识到，我们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必须创造自己想看到的变化。”

随着 Z 世代的人口逐渐达到选举年龄，这些持有新思想的年轻人对未来政治的影响力不容小觑。